

苦

今



捲起窗簾，一片陽光吻落黑暗，綠葉上躺着圓而透明的早晨，圓而透明的早安！

像往常暑假的早晨一樣，我輕輕赤足踩在潤濕如茵的綠草上，忽然有些感覺回來了，是這樣的熟悉，也是這樣的陌生，它再次回來。我不需要去記憶，但我感覺到它的來臨；但是那些感覺與記憶即使串成串，又要向誰寄呢？給你麼？你未贈我命運，却影響了我的一生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，第一個想起的仍然是你將會怎麼想。

你怎麼想隨你去！一次又一次，我這樣默默的告訴自己，將來畢業之後，有誰還會再想起這段漫長的醫學生涯中的插曲？那只不過是故事，就是這樣的結束了。我嘆氣，爲了這樣的結束，因爲這小小插曲，曾令我拋掉了自以爲貴的尊嚴，賠上了健康；但是，它是結束了。

邂逅了你，我方瞭解自己具有瘋狂的性格，姑且不論這是否值得，也不問自己的痴裏有多少清醒的成份，總之遇上了，便是這麼一回事。它曾使我驚訝，也很令我喜歡，我狂喜的以爲我的現實在這兒，夢境也在這兒。

你與我相處得這樣有趣，不需要說話，但一顰一笑，一舉一動，全是語言。我們距離得這麼近，又這麼遠，我們這麼的熟悉，又這麼的陌生。我們的脚步走在同樣的校園裏，踏在同樣的解剖病理室臺階。甚至，我們在同一間教室上課，隔着人群，呼吸着同樣的空氣，感情的滋長是這樣的迅速而實際，叫人害怕，又叫人充滿了希望。

× × × ×

情 遣 誰 聽

墨梅

在這樣迷茫的掙扎中，常常使我追溯到這件事情的開端。

在九龍半島。冷冷的清晨中。

是巧合？是緣份？

要不然，怎麼會那麼奔放？那種燈光，那種細語。伸出手來，像渴求着些什麼，我感激涕零地捉着你伸出的手，迎接溫馨，迎接關懷。

那是不需說明什麼的剎那，偏又完完全全的被你了解，啊！相逢又相知的知己！

我曉得你有個過去。但，在我心中，我寧願你是沒有過去。這件事的存在是一個不可解開的謎嗎？晚來的愛情啊！難道它一飛來便已註定了離去的命運？它果然是一樁充滿旅愁的情緒麼？一開始，它便是一個故事，像是盼望很久的東西顯現在眼前，我輕輕的嘆着氣，混和着驚訝、喜悅、溫柔以及更多的情緒。

你有恒心與向上力，你能包容，但對我而言呢？兩年大學生活匆匆流過，我曾經苦苦追尋的目標迷離了，別問我為什麼，沒有答案，我真沒有。

× × × ×

回台灣結束了大二的暑假，回去以後，好長的日子，心中不能平靜下來。做事時，看書時，思想就這樣飛開到你身邊去。半島邂逅的印象就再怎麼樣也抹不掉了。

我熟悉你的小屋。你不會知道，好幾百次，我站在落雨的門前，遲疑的伸出叩門的手，我不知道門開處，你出來，我該跟你講些甚麼？我來看你嗎？於是我悄悄的走開了，正如我從來沒有真的叩一

扇門一樣。

你不會知道，之後我們相處，使我感到痛苦。那截日子，感受到這一輩子中從未感覺到的如此沉靜而強烈的憂傷，我只是痛苦的一遍又一遍的告訴自己：「啊！啊！這樣做會傷害了一個善良的陌生女孩，那一朵你譽為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蓮花。」

這段感情也許甚麼都是，也許甚麼都不是，但是那又有甚麼關係呢？你對我而言還是一個陌生人。也許，我甚麼都記得；也許，我甚麼都不記得！雖然往事使我的一顆心，刻劃着一條條滄桑的深深記號。

我已記不清去年看「深情」後的感覺了。那純潔的女孩獻出了最真摯的深情，但是好事多磨，男女主角不得不在愛得最深時黯然分手。劇終的時候，那天真的女孩輕聲的唸着男主角的名字：「約翰」，然後反問：「約翰？那一個約翰？我不認識。」但當她反身關門，她眼中那兩顆淚珠盎然閃亮，那黑眼珠多動人哪！那淡然的氣氛如詩，讓人泫然欲泣。

我發覺自己現在竟是這樣，與女主角有着同樣的遭遇。當我醒別過來之後，已是風，已是雨，已是人非，已是傷別了。

我不埋怨我曾自痛苦的針刺上打滾過來，正如我不埋怨冬天的嚴寒，沒有病過，怎麼知道健康的可貴？沒有嚴寒，怎會期待春暖？

有時時間可以壓倒一切，在這淡淡的日子里，就讓時間治癒一切吧！